

读书是灵魂的滋养站

魏有花

有一座无形的岛屿，它不随潮汐而隐现，不因风雨而动摇，那便是书籍构建的“灵魂滋养站”。我的生命之舟便泊在了这片知识的海洋，心灵得以在字里行间悠然航行，寻找着那些能触动灵魂深处的光亮。

在这座岛屿上，我如饥似渴地徜徉在文字的海洋里。我随手打开一本封面略显陈旧的《小王子》，坐在窗边的木椅上，开始了这场意外的灵魂之旅。随着文字的流淌，我仿佛与小王子一同踏上了他的星际旅行。我们穿越了无数的星球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成年人，他们或是国王，或是商人，或是酒鬼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忙碌着，却忘记了生命中最本真的东西——爱与责任。小王子的纯真与好奇，如同一股清泉，冲刷着我内心的尘埃，让我开始反思自

己的生活，那些被日常琐碎所掩盖的，关于梦想、爱与自由的真谛。

在那一刻，我仿佛也置身于那片璀璨的星空之下，与小王子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他告诉我：“眼睛是看不见真正东西的，必须用心才能看清楚。”这句话如同一颗种子，在我心里生根发芽，让我学会了用更加细腻和敏感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。

离开《小王子》的梦境，我漫步于历史的长廊之中。从《史记》的烽火连天，到《红楼梦》的大观园梦碎，从《百年孤

独》的家族兴衰，到《追寻生命的意义》的深刻哲思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窗，让我得以窥见不同时代的风貌，感受不同人物的悲欢离合。

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我见证了文明的兴衰更替，体会到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。那些伟人的思想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；那些平凡人的故事，则如同温暖的灯火，给予我力量与勇气。我开始明白，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
随着阅读的深入，我逐渐发现，书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，更是思想的盛宴。在《论语》中，我听到了孔子的谆谆教诲，学会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处世之道；在《瓦尔登湖》旁，我与梭罗一同漫步于自然之中，体会到了简朴生

活的真谛；在《存在与时间》的深邃思考中，我与海德格尔一同探讨着存在的意义与价值。

这些思想的碰撞与交融，让我的灵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与升华。我开始学会独立思考，不再盲目跟风，而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，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。

这座由书籍构建的“灵魂滋养站”，不仅让我获得了知识的力量，更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的风雨，如何珍惜眼前的幸福。我学会了宽容与理解，学会了爱与被爱，更学会了在喧嚣的世界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与自由。

读书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，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。它让我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不平凡的意义，让我的灵魂得以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翱翔。

书深不知处：我的阅读人生

刘海静

现在走进书房，我时常感到晕眩，严格地说，我的书房已经不再适合它的主人读书和写作了，书房四壁除了窗口和门口，都已经被书架占得满满当当，就连书架和顶棚之间的半米空间也被不常翻动的书籍塞得密不透风，以前靠墙的书桌不得不放在地板中间，而书桌上又摆满了最近要读的书籍。

至于书柜里面，早已内外两层叠加摆放，要找内层的书就全凭书柜的分类和记忆了，虽然目前还能大致找到，但我也清醒地知道，以目前的阅读速度，即使不再买书，这些书也应该够我读到八十岁了，我是该感到富足还是惶恐呢？于是，我站在书房门口静静地深呼了一口气，以免真的晕眩在书房里……

记得我刚开始买书的时候是多么幸福啊，那时我在石家庄上学，周末和同学们相约一起逛街，一路途径好几个书店，那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，当然买不起大部头的精装本，只能选择价格适中的平装本，记得有一套中国文联出版的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》，都是薄薄的小册子，不仅价格便宜还装帧典雅，我就一本一本地陆续买回来；还有开明出版的《开明文库》三辑共计三十本，每一册都是不到二百页的小册子，里面也都是百读不厌的经典美文和小说，每买回来一册我都觉得如获至宝。我在念书期间读完了鲁迅、巴金、冰心、曹禺、三毛、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，是他（她）们给予了我看世界的一个文学视角，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我的世界观，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，是他（她）们的人格和文章格调为我今后的日子提供了参照，为我挡住了那些凄风惨雨，坚定了人世间那份美好的信念、真诚的勇气和天赋的良知。

工作以后阅读时间自然减少了，每天下班匆匆赶回家，就一头扎进书房翻阅自己想看的书，简直

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这种热情随着年龄的增加竟然不曾稍减，以至于我的同事们都奇怪我为何下班后就“失联”了，后来给他们看了我的书房照片，他们除了惊叹藏书之多外，自然难免要问，这些书都看过了吗？这就说到“读书人”的普遍症状了，如果为了读书而买书，那一个人穷其一生精读也不过几百本而已，而真正的爱书人是不会考虑这些的，只要遇到喜欢的、新出的版本，即使是重复的也会再购。

我很庆幸我很早就有了一个独立的书房，虽然是阴面，但白天仍然阳光充足，我可以坐在书桌前的藤椅上随意翻阅从书架上取出的书籍，虽然原本的分类大致不差，可还是难免有随手放错的时候，“书深不知处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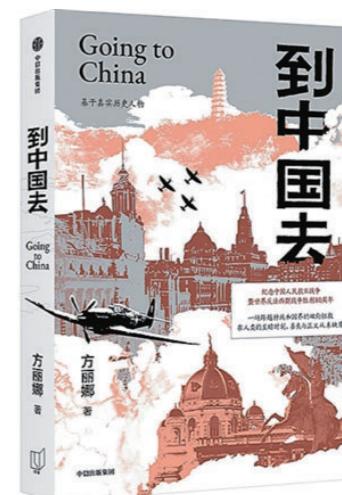
坐拥书城，心潮难免时起时落，一方面觉得人生苦短，这些书什么时候才能读完？一方面又觉得能与这么多智者的才情和智慧亲近，难道不是一件挺值得自己满意的事吗？人生道路千万种，而自己走一条书籍铺就的路是不是值得庆幸的吗？其实这些私心杂念都是一时的功利心所致，更多的时候，是在阅读中发现自己，明心见性，方能知人论世，知书达理，一切外在形式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书中汲取的智慧、勇气和力量，这才是享用终生的。

年事渐长，书房的意义也日渐明了：它是你自由的灵魂伴侣，也是你独立的精神寄托；它能追溯你的过去，更能造就你的未来。歌德说：能将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连接在一起的人才是幸福的人，那书房一定是这最佳的连接。鲁迅说：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，那书房也一定会让你感受到世界的浩瀚无涯和人类的休戚与共。

书深不知处，人亦在书中老去，但那些读过的文字，早已融入血脉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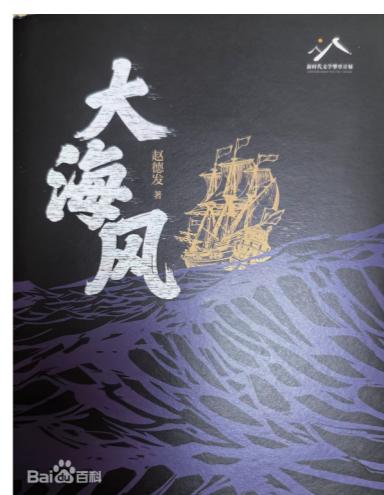


展现国际友人投身中国抗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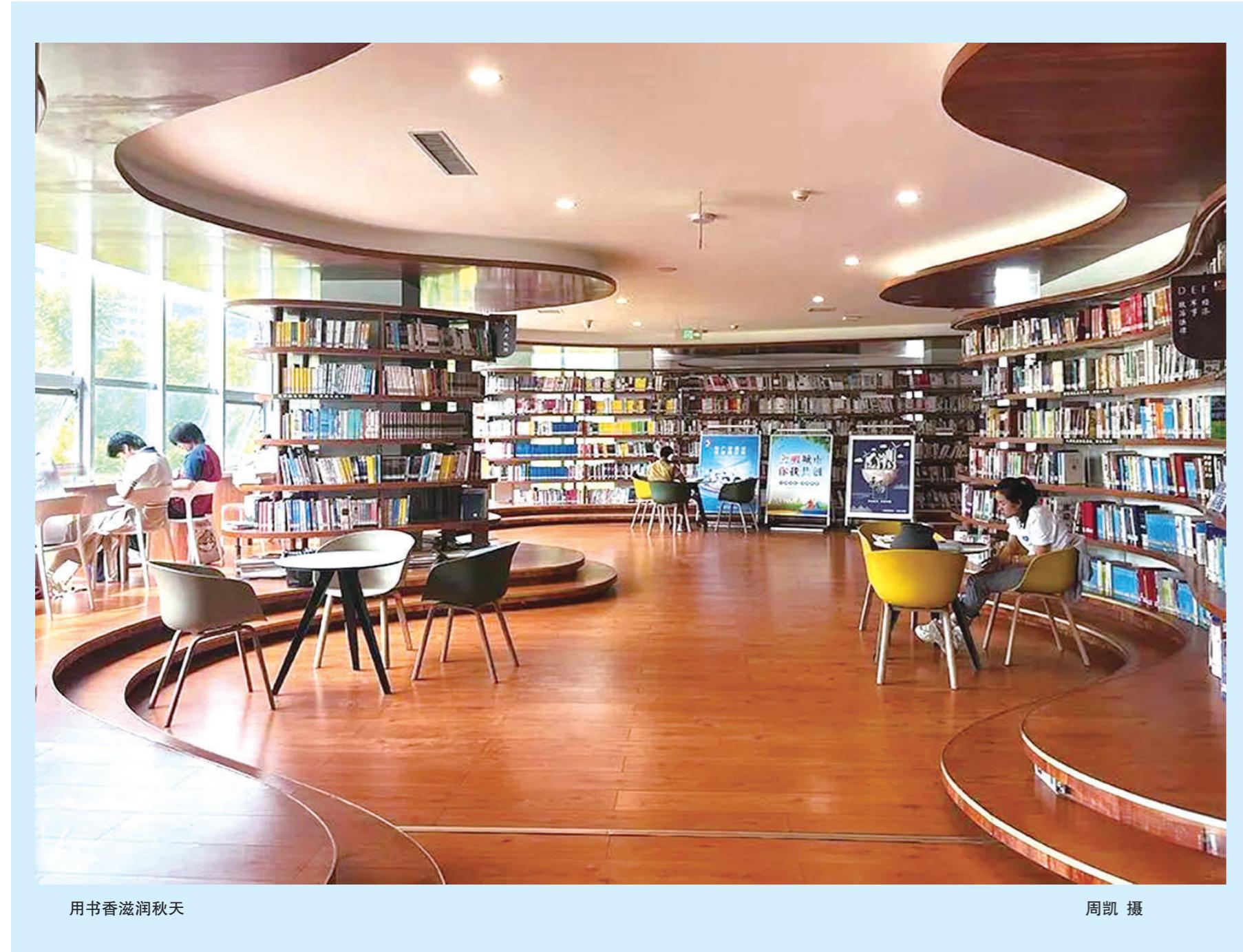
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旅奥华文作家方丽娜创作、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到中国去》，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—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奥地利医生雅各布·罗森菲尔德（中文名罗生特）和理查德·傅莱为逃离纳粹迫害，在时任中国外交官何凤山的帮助下从维也纳逃往上海，继而奔赴中国各地投身抗战。小说以两位真实人物为原型，从国际友人的视角重述1939年至1949年间中国抗战与革命的峥嵘岁月，再现了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艰苦卓绝的抗争，为我们走近抗战历史提供了独特视角。

人海共生关系的精神镜像



作家赵德发长篇新作《大海风》，以胶东地区民族航运发展史为叙事支点，选择了“以小见大”的叙事策略，以“为历史保存细节”的地方志式书写方式，将历史的风云变幻凝聚于地方的小人物、小故事、小世界之中。通过“地方—整体”的辩证关系，铺就一条通往总体性的道路。



用书香滋润秋天

周凯 摄

书评

跟着故事去旅行 ——读《驼峰间：旅行、探险与征服》

郭冰茹

《驼峰间》记录了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有生之年流传的一则寓言，说一对父子被关进了监狱，有一天儿子问父亲他们每天吃的都是些什么肉，父亲说有牛、羊和骆驼，并且详细地描述了每种动物的特点。但不管父亲多么旁征博引，口吐莲花，儿子始终认为它们只是三种不同的老鼠，因为儿子从小一直生活在高墙里，老鼠是他见过的唯一动物。

如果我们不对这则寓言的细节较真，那么至少明白寓言想表达的寓意：只相信亲眼所见的人只能永远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。但如果我们不能本事都亲眼所见，又不想活得那么闭塞，该怎么办呢？也许答案之一是读书，读一本关于旅行的书，尤其是一本好的旅行的书。

在《驼峰间》的序言里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达姆罗什教授写道，“本书核心是前现代时期旅行与讲故事的交织”，“这个时期（现代全球化开始的1000年前）最清醒的旅游者随意讲述最离奇的故事，并将其与对外风俗的最入微的观察并置起来”；反过来，“想象性作家也把去往远方的旅行作为探讨家乡现实问题的方式，通过与异乡风景构成对比来重新审视自己社会的风俗和关怀”。换言之，正是在故乡与他乡、真实与虚构的对比映衬中，旅行中的故事徐徐展开。

这本书选取的三个“真实”的旅行故

事是《大唐西域记》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和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，三个故事基于三位旅行家行走异乡的旅行见闻。虽然我们早已在《西游记》里熟知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除怪，终于在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，但如果你翻看玄奘自己记述的游记，看到满大街的行人穿着“衣裳服玩，无所制裁”，只随意“绕腰络腋，横巾右袒”，不知用什么东西把牙齿染得“或赤或黑”时，一定更容易与初次踏入天竺的玄奘产生共情。事实上，大概除了严谨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之外，现在的读者大多不会再计较马可·波罗是否真的在扬州做过官、伊本·白图泰是否真的路过了女儿国，那些奇妙的经历和体验早已变成读者眼中的故事，融汇在他们的旅行中。

当我们把旅行中的故事作为想象世界的一种方式，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、莎士比亚的《暴风雨》、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这些世界名著便以旅行、探险或征服的形式进入了《驼峰间》。其实，不管这段旅程是从现实世界进入魔法世界，还是从感性世界进入理性世界，或者从家园进入异乡；主人公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是逃离、漂泊还是寻找，最终回应的都是对现实和此在的不满，映照的是当下的缺失或无奈。唐僧要去取经，老实人要寻找他的恋人，沦为奴隶的王子要起义——旅行的过程是重新发现世界、发现自我的过程，也是在对比映照中重新看清现实，或反思、或改变的过程。

在《驼峰间》里，把这些真实的、虚构的旅行故事串联起来的基本逻辑除了成书的时间，还有宗教。天上的神祇，不论佛祖玉帝、上帝耶稣还是真主安拉，关心的都是地上的人们。或许正是为了让异地异乡的人们也跟自己有相同的信奉，旅行、探险和征服才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。所以达姆罗什说：“世界性旅游和世界文学一样，早就与世界宗教相得益彰。”

说到文学，《驼峰间》具有另一个鲜明的特色，即：文体互见。散文（游记）、诗歌、戏剧、小说因为旅行的故事齐聚一堂，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按照文体分类的基本写法。为了让这些旅行的故事在文学世界里融为一体，《驼峰间》在前三篇写实类的游记之后选择了松尾芭蕉的《奥州小道》。这篇散文与俳句结合的游记以诗歌和散文互相嵌合的方式，连接起了《奥州小道》文本内部的纪实与虚构，同时也完美地接续上了《驼峰间》后五篇虚构类的小说（《西游记》《王子的奴隶生涯》《老实人》）、戏剧（《暴风雨》）和诗歌（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》）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驼峰间》所汇聚的旅行故事重新建立起实与虚构的连接，也重新建立起不同国度、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学连接。世界文学因此不再是国别体的文学史连缀，而成为基于人类命运和对世界共同感知的表达。或许，这才是打开世界文学的正确方式。